

宋人王安石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起屠苏酒，北方人好像是从来就不喝这种酒，而在南方现在还喝不喝一时也让人说不清。但其他的各种酒在除夕夜肯定不是少数人都在一杯一杯川流不息地大喝。但几个人凑在一起的轰饮总不如一个人独自在那里一边看一本线装书一边花生米剥剥小酒喝喝来得惬意。



祥言事

## 春日

郭永忠

红霞破晓鸟啼台，  
满树青枝孕杏开。  
守岁春宵晨起早，  
推窗习习好风来。

## 春风

李立伟

扫落尘沙扫旧年，  
节随冬去已时迁。  
平常夜里多迟寐，  
今枕春风好入眠。

## 感时

溪山清远

弹指期年观漏沙，  
节令轮转岁韶华。  
好山好水心相悦，  
诗酒文章绿桂花。

## 除夕抒怀

刘富宏

恋恋不舍的  
总是除夕夜  
我们并不盼望  
黎明的到来  
尽管新年的开始  
是那么的火树银花  
可对于生命  
是一步一步逼近的悲哀  
我们怅然于岁月不再  
老骥伏枥，雄心  
被春节嫁接  
该欢腾还是欢腾吧  
人生自有人生的规律  
生活纯属自然，新春的焰火  
依旧照亮夕阳的余晖  
春天来了，一棵老树  
还会站成风景，辞旧迎新  
绽放绿色光彩

## 远行

张叶平

星星还未隐退  
忙碌的母亲  
已将热乎乎的饭菜  
放满了桌子  
紧盯钟表表的父亲  
不时用眼神  
暗示母亲  
不急 让娃再睡会儿  
班车进站的时间尚早  
小屋几乎一夜未睡  
昏暗的灯光  
静静地打着  
屋里那个  
塞满了牵挂的行李箱  
而红肿着眼睛的母亲  
还在翻箱倒柜  
生怕有什么衣物忘带  
还有什么用品落下……  
当那扇  
倒贴着福字的大门  
被窗口泛起的朝霞  
缓缓推开  
紧跟在身后的母亲  
还在一个劲儿地絮叨  
记着  
装好身份证 车票  
到了那地方  
给来个电话……

# 压岁

王祥夫

酒用化了的青花小瓷杯盛，花生米用青花的小碟装，相伴的是一盂水仙，这个除夕夜会相当地好。而从古到今的除夕夜都是不能让人睡个好觉，原因在于彻夜不息的爆竹，而除夕夜的好也在于爆竹。除了这一夜，无论谁一时兴起半夜三更跑出去大放爆竹都会招来白眼，而且是睡意朦胧的白眼。但这里要说的“压岁”和“除夕”，由于字的讹变，其原意人们已经不清楚了。“压岁”和“除夕”的“岁”字其实都是同一个“祟”，“祟”字的意义不用我在这里解释。而“压岁”必用金钱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前几天博友衣禾于博客上摸出一枚好看的小金锭以压岁，便让人觉得金子亦有清明之气，也让人觉得那谁也看不到的“祟”竟然也很容易地被人压一压，只

要给一点钱财，不但会被压掉而且同时被除掉了。除夕夜的压岁钱其俗甚古，其演变足以写一本书。但从小便从家大人或长辈那里领取压岁钱的记忆却是美好的，一是自己可以支配这些压岁钱，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些什么；二是可以把压岁钱一点一点地积蓄起来，放在不满就不能打碎它的扑满里。到用它的时候忽然哗啦啦一下将其打碎，感觉上是一下子忽然暴富，真不知有多少喜悦。但钱装在自己的口袋或扑满里却能把“祟”压住总有些说不通。古时的压岁钱必有些吉祥的话语和钱邪辟不祥的图案在上边，因为这钱上边有各种的图案所以又被称为“花钱”，但我没有研究过古人的压岁钱上边的图案都是些什么，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发言权。但想必“祟”这种东西也大爱钱财，

只要把钱给它就可以买到平安。  
压岁钱一般都是长辈从上往下发放，想想四世或五世同堂的过去，这一场面想必是十分好看。长辈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放的定然不是现在那种轻薄的纸币，最好一如衣禾兄博客上所示的那种小金锭，金灿灿地码老高一堆，金子的分量和光泽想必不会有人不喜欢。一人一锭或两锭地放在手，到时候你想不开颜都办不到。再说一下屠苏酒，此酒源起于晋——“昔人有居草庵，每岁除夕，遣闾里，药一帖令囊浸井中。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谓曰：屠苏酒，屠，割也，苏，腐也。言割腐草为药也。晋海西令问议郎董勋曰：正月饮酒，先小者，何也？勋曰：小者得岁，故先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也。”一般的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正好相反，须从最年少的饮起。也就是说合家欢聚喝屠苏酒时，先从年少者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  
这种饮酒的方法，也唯有饮屠苏的时候才如此。

# 点全灯

侯建臣

旺火就垒在院子当中。院子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用青石铺了出来，铺得不平，青石都是自然生成的，没有定型，圆的长的方的扁的，人都说这院子铺得，有意思。下院啥也没铺，就是土地，踩了好多好多年了，也就硬了，土一硬便呈白色，一坨一坨，腱子肉般，但用扫帚一扫，还是能扫起土来，一到下雨天气，下得时间短了还好，时间长了，就会泛起泥浆，一踩一个坑。上院和下院之间，也用青石砌了台阶，三到四层的样子。铺台阶的青石展展的，人走累了，就可坐在上面，夏天的时候，那青石暖暖的，一坐，热就从下身向全身涌。有一年爹从内蒙古回来，背了满满一口袋夜麦，越过了好多条沟，爬过了好多道梁，那么远的路都走了，进了院子一坐到那阶石之上，爹的手还紧紧地抓着口袋，呼噜声却已经响了。最早院子里垒两个旺火，上院一个，下院一个。下院的旺火，吃完了年夜饭就点着了，院子里的人出出进进，脸蛋就映得红红的，旺火的火苗一闪一闪，脸蛋上的红也一闪一闪。上院的旺火，专等接神的时候点，点旺火不叫“点”，叫“发”，“发”是一个动作，但也含了更多其他的意思，把旺火腾腾地发起来，感觉旺气、喜气、财气、祥瑞之气一下子就都发起来了。接神时间在午夜子时左右，这时候出去串门聊天的、打麻将摸牌纸的、下棋吹牛的、点了鞭炮朝着黑夜一扔一个响的，都回来了。接神是除夕夜里的一项重要工作，谁都不敢怠慢。先发旺火，柴早就准备好了，就放在旺火附近，一大堆柴烧完，旺火也就开始旺起来。看看娘在屋里先人的牌位前、院子的窗台上摆了供品，爹开始点全灯。  
点全灯是除夕夜接神时的一个习俗，院子里的牛圈马棚、柴房炭仓、碾屋井坊都要点灯。最早的时候，点的是灯盏，灯盏是敞口的，一边有一个嘴儿放灯捻子，捻子是拿棉花搓的，也有拿大白纸搓的。灯盏里边倒了素油，蘸过了油的捻子，一点就着了，一看就会着下去，直到把灯盏里的油烧光。有时候灯盏不够，就在碗或者盘子里放上油，搓一根捻子搭在碗边的沿上，跟灯盏差不多，也会把碗里的油燃尽。灯盏会亮一夜，那火苗儿悠悠悠悠，四处的光影就会晃着，偶然还会轻轻地响一声，让人感觉年夜里总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点全灯一直是爹的事。爹先给东边的屋子点上，东屋子以前奶奶住着，奶奶去世以后，就放了杂物。爹开了东屋的门，点了灯，出来的时候总感觉奶奶会跟在他的后边，然而哪有呢，他的后边只有他自己的影子。爹还给南边的房子点灯，南边的房子以前养过羊、养过驴，羊养了好几年，有一年圈里的五只羊一下子全让



新岁图

徐淑荣作

## 墨香里的春节

马海

春节，就像一个欢呼雀跃的孩子向我们奔来。那种欢欣，那种喜悦，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扉，让你不由得，对明天充满无限美好的期待！  
每到此时，又常忆起儿时的春节。那牢牢地刻在记忆丛林中的一幕幕，不时地，逸出一缕缕久远而又厚重的温暖，似一排排浪潮涌来，带着我，又回到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沉浸其中，常常不能自拔……  
那时，每到腊月，随母亲到乡里的供销社买年货时，我总是先挑好红纸，买好后，把红纸小心翼翼地包好，一路上，心情似快乐的小鸟，随着洁白的云朵自由飞翔。  
过年前那几天，我别的不去想，就惦记着那几张红纸。和家里人裁好红纸，摆上一个方桌，坐在热乎乎炕头上，郑重其事地蘸好墨汁，极其认真地写起对联。一时间，那浓浓的墨香，扑面而来。春节的气息就在写对联的刹那间，铺满了小屋，也铺满了院落。  
待到年三十，一副副手写的对联，

端端正正地贴在院门，贴在家门。那墨香，牵引着我，揪出了春节带来的浓浓兴奋……  
也许是因为从小对墨香的钟爱，大年初一，挨家沿户去拜年，我总是先看别人家门口张贴的对联。每每遇到那些有新意、朗朗上口的对子，都会默记心中，作为下一个春节写对联的预选内容。  
整个春节，乃至春暖花开，墨香是村庄最喜庆的点缀，也是我心头最惦记、最值得回味的仪式。  
现如今，机器统一印刷的虽精美但略显单调的对联，渐渐取代了过去的手写对联。先进的技术、精湛的工艺，却再也找不到儿时过节的那种浓浓“墨香”了。  
我在想象着：什么时候，那种编对子的热烈场面重现？  
什么时候，那种写对子的热闹场景再现？  
要是那样，春天，就会在大地方华筵上，徐徐展开，她那摇曳而又多姿的墨香和风韵……

## 新春随吟

刘洲

我是一头牛，欢歌意未休。  
青山书雨露，夕照话风流。  
染碧闻听倦，摇红笑对忧。  
桃源耕作乐，野旷任春秋。

## 守岁

苏凤琴

今天，明天  
除夕，春节  
守着一些年念旧的往事  
多想推迟晨鸡鸣啼

挽不住的光阴  
节节泛新  
寸寸如金

此时，人们  
同沐浴在一片欢笑声中  
以安康为主

# 沐春风浴春光的尽兴畅游

史涌涛

“年”已到尾声，尽管前面还有一个元宵佳值得期待，但随着人们的上班，社会生活的重启，快乐无忧、尽情欢乐的春节其实已宣告结束，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人们乐游畅游的欢潮中，却掩不住我内心对“年”依依不舍的惆怅。慢慢地，又特别喜欢上了这个日子，在水马龙、人声鼎沸、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年味被衬托得更加浓郁，而这一天里种种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展现，更寄托着每个人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望与祈盼。  
正月初八，传说中是天上诸星下界的日子，在这一天，许多地方都有“游八仙，祛百病”的习俗。而由于各地风俗不同，初八日的称呼也不相同，或叫“顺星日”“祭星日”，或叫“八仙日”“转八日”等，不一而足。文化习俗也各有差异，有的因这一天是“诸星下界”之日，

要祭祀星君，供元宵，据说吃元宵其实是始于初八，象征圆满；有的则在这一天放生动物，体现出敬畏自然之心，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的善意；有的以立文杆或悬花灯等方式进行占卜，以日影的长短或灯的明暗来占卜年成的丰歉。  
在大同，自古就有正月初八“游八仙”的传统，以此来表达祛百病的祈愿。这一天，男女老幼出门游于街市，上庙烧香布施、许愿祈福。据道光《大同县志》卷八《风土》载：“初八日俗唤八仙日，是日顺星辰。先是前腊各庙僧道，与相识者送迎疏一道。至期，家家布施各庙。僧道有回以果饼者，有留之吃斋者，则视布施之多少为差。”  
每年的这一天，我也会被这股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潮与从早到晚鼎沸不息的欢潮所裹挟，欣然加入这条流淌不

息的“河流”，在内心激起迸出欢乐的水花。这一天，街道两旁有许多小摊，售卖各种小玩意儿小吃，我和小伙伴们，则穿着簇新的过年衣裳，兜里揣着并不多的压岁钱，摇着拨浪鼓，摆弄着通过某种机关能上下翻飞的小人儿，嘴里嚼着酥米花，手里拿着一直也不舍得舔一口的吹糖人，兴奋而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走着走着，自己与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假如有一个蒙太奇式时光摄影机，会看到随着脚步向前古城的变化，人们衣着与精神面貌的变化，过年方式的演变，有些东西消失了，有些内容增加了，但这一天，从不改变的是盛大欢乐的氛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在古都灯会现场，每逢此日，面对如潮

## 乡愁

左世海

池塘边此起彼伏的蛙鼓声；想起秋天顶着红樱帽的老玉米，在风中摇曳的夜麦铃；想起冬天的酸枣林，雪中伫立的烽火台……  
乡愁是一种古朴的风俗。在腊月，窗口新贴的窗花，映亮了屋檐下成串的红辣椒。小院里灯笼高挂，小巷里载歌载舞，一溜溜的秧歌、龙灯，在跌宕的唢呐声中，河一样，从巷口欢快地淌出。屋外雪花纷飞，屋内炉火融融，一壶老酒，让父母的心思，醉成了只有远方才能读懂的浓郁的乡愁。  
其实，乡愁就是一只被故乡放飞的风筝，无论你飞得多高，那根线，永远紧紧地系在父母的心中。乡愁就是一条远行的河流，无论你走得有多远，也不会忘却最初的源头。  
乡愁难忘，难忘乡愁。

涌来的人流，作为工作人员在现场疏导引流，虽神经始终高度紧张，但看到被明亮灯火映照的每个人的生动笑脸，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就是每个人内心对生活始终保持热爱力量的力量。  
如今，每到正月初八，我还是会出去畅游，不仅是出于对传统民俗的循守，更在于这一天可以格外欣喜地拥抱春天。无论过年日子是早是迟，正月初八时节多已过立春，过年时大多数时间还在家的人们，被同一份心愿所召唤，一齐走出家门。其时，春的气息已现端倪，大年的闹红火正渐入高潮，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天总是格调明朗，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和暖的，人是欢乐的，城是喜庆的，心情是畅快的，面貌是焕新的，而新一年的美好希望正拉开宏大的序幕。  
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春节仍是令人无比期待，但吸引人们的不再是美食新衣，而是演化为牵动每个人精神共鸣的文化体系。